一只鸡的伟大逃亡（小说）

□朱智勇

盛夏。

清晨。

小街。

一溜儿低矮古旧店铺。

薄雾轻笼。

小街东首路北，门面两间，门柱斑驳，中腰刷写“杀鸡”二字，上下排布，猩红如血。

廊檐下，一脱毛机，两黑水桶，一长方形案板，一剁刀，一双纤纤素手，一长剪，一光鸡。

案板前，一老头，一十岁左右的小姑娘，一地架空的鸡笼、鸽笼、鸭笼、鹅笼等。笼内挤满了不知末日将至，还在亲切交谈、愉快进食的家禽朋友们，其下铺垫的黄色硬纸板上不时溅开朵朵禽粪。

案板上，那只光鸡的爪尖、爪垫、鸡喙、淋巴结（鸡脖处）等在妙手与剪刀的“合伙”侍弄下，咔嚓咔嚓被清除。

突然，小姑娘咋呼：“阿姨阿姨，笼里有只鸡跳出来了！”

女老板头也不抬，笑道：“甭管它。”

那是多么肥美的一只锦鸡啊，那是多么勇敢的一只锦鸡啊，从那么狭小的鸡笼口神奇地蹦出，潇潇洒洒地扑扇了一下华丽的翅膀，即翩然落地。

“昂然大公鸡，高冠紫沉羽。”小姑娘触景生情，吟起了谁谁的古诗句。

只见它先左侧脑袋，瞥瞥女老板，再右侧脑袋，瞥瞥这边的爷孙俩，仿佛童真的孩子打量家中来客。

女老板正一剪刀剪除了手中光鸡的鸡翘，然后把鸡腹翻朝上，接着把剪刀从空洞（原鸡翘处）往前推进，袅袅娜娜而又万分执着地一直往前推进，只听得剪刀温柔吻开骨头的咯吱声不绝于耳，如同快乐的歌吟。

这时，地上那鸡，突然从噩梦中惊醒似的，惶惶转了一圈，然后踮起一只脚，紧盯着女老板手中的剪刀，惊悸乱叫，咯咯咯咯……

案板上，那只光鸡现在向全世界坦诚地、毫无保留地敞开了胸腹，切口处层次分明，内脏庄严排布，还冒着缕缕热气。

女老板的剪刀逍遥游走，鸡嗉子悄无声息地绽开，像是什么美丽的浆果裂开。个中内容物黄亮堂堂，又点缀着数缕血迹，弥散着腥膻味儿。

女老板右手一把撸干净了鸡嗉子里的内容物，它们黏黏腻腻的，左手再一把抹干净了案板上掉落的内容物，也黏黏腻腻的，再合至右手，一捏，一握，一扬，即将一个小团准确地抛投到地上那鸡的喙下。

那鸡先是一记惊惶的闪避，再微侧着脑袋，细细打量，发现原来是食物来了，它居然上前两个大踏步，埋头便啄食起来。

老头笑道：“不知死活的东西。老板，你把鸡喂这么饱，真是太坑人了！西街老王头杀的鸡，鸡嗉子里都空空如也，他可从不提前喂鸡……”

女老板笑道：“现在是大热天，如果不喂水不喂吃的，好多鸡养不到晚，即使养到晚也要折好几两秤，这可不能亏我卖鸡人头上……老王头是个痴子，从不肯让养鸡户送鸡过来时自带饲料……他不提前喂鸡，那你去买他的好了，只是他老眼昏花的，剪得净淋巴结吗，特别是鸡腹里的淋巴结，当然，吃了他杀的鸡反正也不会一下子出人命……”

“自打你在东街杀鸡后，你成天把‘淋巴’‘淋巴’挂嘴上——害得大家现在都不敢去西街老王头那里买鸡了——怪不得人家现在都叫你‘淋巴西施’……”

“凡吃的东西一定得处理干净，这是对人生命的尊重！‘淋巴西施’，挺好的名儿，我喜欢！”

这时，小姑娘又喊：“阿姨阿姨，鸡跑了！”

淋巴西施其时正左手按光鸡脖颈，右手伸进鸡腹里掏、摘、拽，抽手时手里已然满满当当的了，她又笑道：“甭管它。”

这时，那只逃跑的鸡，身姿窈窕地避过了鸡笼、鸽笼、鸭笼、鹅笼下的禽粪，蹿到了开阔地，然后振开华美的翅羽，张扬着穿越火线的无畏与豪迈，离地一米，往东一路飞翔——

杀鸡铺的东侧恰是一片豇豆地，棚架高高，绿意盎然。

老头热心得很：“淋巴西施，我去帮你追……”

“甭管它。”

“这鸡真跑了，你淋巴西施今天就要大损失了……”老头笑道。

“不会的。”

小姑娘这时双手合十：“小鸡快跑，快到豇豆地里去……”

淋巴西施笑道：“你这小姑娘真是太善良了。”

然而，那鸡在豇豆地前蓦地按下了云头，兴许于它而言，眼前满畦碧绿却似它的生命禁地，它咯咯乱叫，红冠乱抖，两眼惶惶然、茫茫然……十秒之后，那鸡仿佛做出了此生最伟大的决定，毅然决然转身，一步一步往鸡笼这边跑来了。

你瞧它，体型壮硕，紫羽微拢，红冠飘摆，步频越来越快，步幅越来越宽，头颈越来越昂扬，俨然找准了“鸡生”正确的方向……

小姑娘愕然，老头愕然。

案板上，光鸡的鸡腹被往两边掰开，然后一双纤手、一把剪刀在它的腹腔壁上翩翩舞蹈。

数秒之后，淋巴西施的左手拎起了数串白色絮状物，皆是黏黏腻腻的，却似扯起了一面得胜的大旗，笑道：“这就是鸡肚里的淋巴，老王头如果分得清的话，他的儿子就不会死那么早了……”

老头无语。女孩懵懂。

淋巴西施又俯身，一边在案板旁的水桶里汰洗那只光鸡的美丽胴体，一边抬头笑看地上那鸡，满眼山高水长，说道：“小鸡乖乖。”

那鸡果然很乖，径直跑到了自家“阁楼”底下，微侧着脑袋向上看，像童真的孩子在等家人开门。其时，它的兄弟姐妹们正在自家“阁楼”里惬意地品食着“美味佳肴”，笑语喧哗。

它似乎受到了感染，也俯身就吃，连那些带血的饲料也大口大口地吞咽下去。

老头又要去捉，淋巴西施又道：“甭管它。”

淋巴西施操起剁刀，把手中剖好的光鸡啪啪啪剁成好多小块，再纳进方便袋，递给了老头，说道：“老爹，下次再来。”

原木案板上又添道道刀痕和血渍。

“淋巴西施，西街老王头现在可怜死了，儿子暴病死了，杀鸡生意又惨淡得很，你也得给他一条活路，他可是你的前公爹。你怎知那鸡会自己回来？”老头接过方便袋，满脸疑惑。

“他活该，谁叫他当初不管好自己的儿子，放任他在外吃喝嫖赌，我认得你，你是阿成的小姑父，哈哈哈……”淋巴西施的笑声好似久旱的土疙瘩从崖坡一块一块崩落。

然后，面无表情的淋巴西施从案板那边，不紧不慢走过来，悄悄向地上那鸡靠过去。在距它尚有一米距离的时候，淋巴西施突然一弓腰，一探手，那只鸡的后脊就被她牢牢按住了，伴着那鸡几声夸张的咯咯惨叫，飞起来了好几片美丽的羽毛。

瞥一眼满眼都是崇拜的小姑娘，高高大大的淋巴西施握着鸡的双翅根，缓缓直起腰，仿佛一尊大神。淋巴西施一甩满头波浪，突然笑得花枝乱颤，丹凤眼里却闪烁着晶莹泪光，说道：“现在我是老巫婆一个了，没有一只鸡能逃得出我的五指山，哈哈哈……”

那鸡将惨兮兮的眼神投向了小姑娘，小姑娘骂道：“谁叫你不跑呢？”

淋巴西施一把拉开了鸡笼口的伸缩圈，正要把鸡纳进去。

这时，店铺门前北侧大道上一黑色豪车十万火急地倒驶而来，在杀鸡铺前戛然刹住，副驾驶的车窗玻璃被迅速摇下，司机的大脸登时“霸”了“屏”。是个肥得像大象一样的中年男人，喊声雷霆：“淋巴西施，这鸡活性大，我要了。”

大白狗

□高广洁

朋友家中有事，抱着一只小狗过来拜托我照顾几天，再三问我会不会当铲屎官，我满口答应，说自己七八岁就会喂狗，为了证明自己能胜任一个小狗饲养员，还顺手撕了一根火腿肠递过去，朋友见状，连连惊叫：“就你这还叫会养狗?!”

接着，她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大概意思是人吃的火腿肠含有亚硝酸盐和各种添加剂防腐剂会对狗狗造成危害，又说了一些狗不能吃的东西，比如：梨、杏、蘑菇、西红柿、巧克力……

我听得目瞪口呆，不禁想起小时候我家养的那只大白狗，心里竟莫名地遗憾和酸楚起来。

少年时的暑假，正是麦子黄的时候。天不亮，父母就带着两个弟弟赶着驴车去拔麦子。身为女孩子的我，则负责在家里洗衣、做饭、喂鸡、喂狗。

我不怕干活，却很害怕独自在家，特别是下午，我家那间坐西朝东的灶房就黑黢黢的。每当这时，我就会想到母亲讲的一个故事，说有一只大灰狼趁人不注意，溜进一户人家的灶房里，藏在案板仓底下，等到那户人睡着了，它就从案板仓出来吃了那家人。母亲不知道这个故事给我造成了多大的心理阴影。我害怕我家案板仓底下也藏着大灰狼，大白天坐在灶前烧火的时候，都不时地朝背后看看，看看黑咕隆咚的案板仓里有没有狼，更别说晚上。为了远离灶房里的案板仓，我尽量早一点做好晚饭，然后就在外面等父母回来。

我通常蹲在狗房房旁边等父母回家。那时候狗住的地方不叫狗窝，叫狗房房。我家的狗房房是父亲打的土坯垒起来的，上面抹了泥，很结实。冬天的时候会加一个草门帘保暖。我的村庄不兴给狗起名字，狗就叫狗。我家的狗是纯白色的，很漂亮，像一只白狐。多年后，我一直在心里管我家的狗叫大白。

每当傍晚来临我蹲在狗房房旁边的时候，大白就默默地靠过来蹲在我旁边。一人一狗，就那样蹲在渐渐浓稠的夜幕中，静静等候着晚归的家人。两双眼都巴巴地望着路口的方向，期盼着劳作的家人早点归来。有时候，我们也互望一眼，然后，大白的尾巴就在地上轻轻扫两下。我知道，大白是饿着肚子的。

饭虽然早已做好，但我要等父母回来一起吃。大白则要等到我们吃过了晚饭，洗了锅，用洗锅水给它烫狗食。

大白的餐食通常是洗锅水烫谷皮。

所谓谷皮，就是碾了黄米的谷糠，再过一遍筛子，将筛子下面搀着细小谷皮的黄米面收集起来，做米面碗饦，而狗只能吃筛子上面的谷皮。

那谷皮是过了筛子的粗糠，没有一点点面气，怎能充饥？我问父亲，可不可以用麦麸喂狗。麦麸，就是麦子磨面后的麸皮，那里面还有点遗留的面粉，也没过筛子，总比谷皮好点。可父亲却说狗吃了麦麸会头疼。我相信了。长大后，我忽而怀疑，狗又不会说话，人怎么会知道狗吃了麸皮头疼？

大白的伙食太差，我心疼它，上学时，发现有同学不要的馍，我就要过来，放学了带回家给大白吃。每次我放学快到家的时候，大白远远看见我，就欢快地左跳右跳，甩得拴它的铁链子哗啦啦地响，一根尾巴不停地在地上扫啊扫。当我把馍扔给它的时候，它欢快极了。

但那个时候，大家生活条件都不好，不可能天天有不要的馍。我没带回馍的日子，大白也不生气，照样使劲地给我摇尾巴，我只好摸摸大白的头，对它说：“狗啊，等我长大挣钱了，一定天天给你吃肉骨头。”

大白好像听懂我的话似的，将脑袋依偎在我身边，眼里流露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可它终究没有等到我有能力给它天天吃肉骨头的时候。

那天下午放学回家，我老远就觉得不对劲，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加快了脚步。到了院墙边，我看见了一些秸秆汤淋在地上。所谓秸秆汤，就是用羊吃过叶子的光玉米秆打成粉末，用水泡了，再加入玉米面和麸皮给羊拌料。

我问大弟还没到给羊拌料的时候，谁涮的秸秆汤，还洒得到处都是。大弟说：“堂弟来捉麻雀，狗挣开了链子跑了，我在狗食盆子里涮了点秸秆汤把它哄回来拴上的。”

听见大弟说他把狗拴好了，我放了心，忽而又意识到不对，即便拴上了，大白也会在我回来时跳跃着欢迎我的，可我为什么没看见它？我的心忽而砰砰乱跳，加快了脚步跑过去，一眼看见大白躺在狗房房里，头朝里，四条腿蹬得直直的不停地乱抖，嘴里吐着白沫。我当时害怕极了，颤抖着声音呼唤了它一声，它抬头看了我一眼，试图给我摇一摇尾巴，但没能如愿，只是哀怜地看了我一眼，那眼里，满含着不舍。然后，它的头重重地落下去，我的眼泪也奔涌而出，我知道，大白是死了。

堂弟正从房檐上掏了一只麻雀捏在手里，看见这一幕，还一脸无辜地问：“咦，你家狗咋了？”我劈手夺了他手里的麻雀，一扬胳膊，那麻雀就忒儿一声飞了。堂弟恼了：“你干吗放了它，我好不容易才抓住的！”我直接吼到他脸上：“谁让你跑来抓麻雀的?！惹得狗挣开了链子跑出去把死老鼠吃上了！”那些年，经常有人下老鼠药，老鼠药把老鼠毒死了，大白吃了死老鼠自然也被毒死了。

天渐渐黑了，父母去拔谷子还没回来，我坐在大白身边不住地抹眼泪。

不知过了多久，只记得天黑透了之后，才远远看见父母赶着驴车回来了，我迎上去哭，边哭边说：“狗死了啊……”父亲说：“狗死了就死了嘛，你哭个啥！”也许，在父亲看来，一只狗的死亡，是很平常的。邻居听说狗死了，要吃狗肉，父亲说狗都毒死了人还敢吃？邻居说肉不能吃，皮剥下来给他做狗皮褥子，他可以给钱的，又说狗皮褥子保温效果如何如何好。我一下子蹦起来追打那人，那人抱头鼠窜。深夜，父亲把大白埋在路边，没有剥狗皮。但我还是哭得稀里哗啦。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大白从土里钻出来，摇着尾巴朝我跑来，我欢喜地奔向它，张开怀抱，可它却从我身边跑过，越跑越远……大白，回来呀！我哭着喊，猛地惊醒，泪水已浸透了枕巾。

后来的很多年，我家里也一直养着狗，但我再也不敢和它们太亲近，不是不爱它们，是真的怕极了离别。

此刻，望着这只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的福气狗狗，我心里五味杂陈百感交集，说不出是难受还是欣慰。

寂静中的美好

□马序坤

今日小雪，许是患者们怕出门受了风寒而没有与我相约，恰好手边的工作已基本完成，我便就着歇一会儿的理由起身来到窗边，随意地站在一盆花前，伸手用指腹轻轻触摸花盆里的景色。

这是什么时候放在这里的一盆花呢？数片由粗逐渐变细的叶片自下而上排列着，凑近两步，低头闻到淡淡草香混杂了中药的气味儿。

“你是我曾用视觉辨别出的君子兰吗？”我在思索中喃喃自语。

或许同我多年前看到的君子兰属于一个种类，或许你们有着人们不知道的血缘。君子兰的世界是否也有喜、怒、哀、乐，柴、米、油、盐，你是否早已预知我们会有跨越空间的相遇，感知到了我与你如此近距离的真诚接触。

想象着、摸索着，指尖轻触到枝叶下方干涸了的土壤，我知道这是要补充水分了。

看看时间，没有错过浇花的时段，便取过一旁几天前就接满水的水壶，左手触到花盆边，右手将拿起的水壶对准方向、缓缓移动，让水流均匀地淌入花儿的心灵。竖耳细听水流渗入泥土的独特声音，如干枯的喉咙一口口咽下盼望已久的清泉；继续、再继续，终于浇灌到了内心就要枯萎的希望之花；继续、再继续，让甘甜泉水的尽头不要遗忘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渗透每一寸土壤；帮助花朵成长，滋养你我的心田。嗅到花土补充了水分发散出富有生命气息的泥土清香，我再次收获到为内心增长希望的力量，为生命注入活力的愉悦。在继续了两三秒后，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将水壶放置一旁，做其他的事情去了。

一个多小时后，想着在土壤浅表的水分已经渗入深层，便回到窗前的花盆边，再以指腹触摸花瓣，不出意料，花瓣们相比浇灌前更饱满而有弹力，卷曲的叶儿舒展了些。这并非怒气爆棚，也并非傲慢的膨胀，我猜这是酒足饭饱后的心满意足，或者是在静静地休养生息，为继续茁壮成长积攒力量。

我相信，君子兰眼里也有五彩缤纷、姹紫嫣红，心中也充满奇思妙想、壮志凌云，会在不为人知的时段，与志同道合的友朋静静地开始心与心的交流。

然而想象终究是要回归现实中来，世间万物生存、运转不可缺的是万物都要被恰到好处地束缚起来。若束缚彻底消失，跨越时光的随意交流便可短于一秒或长过亿万光年，被失去底线的生灵无所顾忌地随意掌控。到那时，谁都可能站在自己的角度，贪婪地奢求自认为的美好来得多一些、再多一些，让自认为的所有美好在记忆的长河中以自己希望的方式停留得长一些、再长一些，直到地老天荒。若谁都萌发了这样的想法，定难以避免生出贪得无厌的恶念，甚至无法抵挡住从各处伸向自己的魔爪对身心摧枯拉朽的毁灭，于是，恰到好处的约束理所当然地成为不可缺的存在。

不知自何时喜欢恰到好处的独处，之所以恰到好处，是因为在我看来完全远离喧嚣会少了些生活的人间烟火气，而独处最诱人的是我可以在寂静中发现未曾发现的美好，梳理乱了头绪的思想，也可以寻一处僻静，让脑海里的奇思妙想以自以为合理的方式留存。

当步入这段过程，思绪里除让文字流淌外，不见了多余的念头，待一段思绪化作完整的段落，会仔细核对看似无聊的思想与实际存在的文字是否相容，是否出了偏差。哪怕只是一点点微小的不同，也得细细推敲修正，免得再次翻至此处，灵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寂静中的美好可以是与君子兰的互动，也可以是将自作多情的举动转为文字的过程，还可以是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完全放空自己的歇息。我会恰到好处地邀约空间隧道另一端的君子兰们过来吵闹，拽回躲在九霄云外的奇思妙想，让自我享受完全放空的美妙。

离开寂静前，会让已恢复了抖擞精神的自己面向光亮，缓缓伸展双臂，梳理好的骨节们一如既往地发出愉悦的感叹，催促拥有灿烂笑容的主人迈开轻盈的步子，回到喧嚣里去了。

茶歌小镇

□林晓云

莺飞草长阳春三月，春意萌动。

又是一年芳草绿。

在春绿迷蒙中我来到了江南茶歌小镇，一出车站，到处弥漫着醉人的香气，香得雅致，香得婷婷袅袅，有一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朦胧美。那一夜的梦，都熏满了茶香。

第二天我想去细究香气的来处，老板娘告诉我来得不是时候，泰顺一年一季茶歌大赛刚刚结束，热闹看不上啦，可以上《采茶舞曲》纪念馆了解茶的今生今世的故事。在她的陪伴下，我步行一段路，跨进一座二层古色古香的纪念馆。

厅里的屏幕上正滚动着一首美轮美奂的《采茶舞曲》：

“溪水清清溪水长

溪水两岸好呀么好风光

哥哥呀，上畈下畈紧插秧

妹妹呀，东山西山采茶忙

插秧插得喜洋洋 ，采茶采得心花放……”

这首泰顺县歌《采茶舞曲》，作为浙江民间小调，在2016年亮相G20晚会现场，在西湖最美的夜色中，漫山遍野的采茶女，令整个西湖都随之轻盈律动。空灵清透的音律刷爆朋友圈，惊艳了全世界。

这首《采茶舞曲》是已故的著名音乐家周大风先生1958年在东溪茶歌小镇蹲守而作的成名作品。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修改。半个世纪以来，这首由周大风作词作曲、具有浓郁江南风味的歌曲，不仅全国人民耳熟能详，还在全世界发行了100余种唱片、磁带和CD等，1983年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亚太地区风格的优秀教材”。周大风音乐创作的灵感源泉，来源于那云雾缥缈的山峦、泉水叮咚的溪流以及欢声笑语的采茶人。

出了音乐大厅，沿着一道道沟、一道道蜿蜒山路，我看到错落有致呈梯田状排布的茶园，一丛丛、一片片齐整如绿毯。在它四周飘荡的一滴滴雨的精灵，小得看不见，却蒙蒙地落在面颊上，凉凉的，潮润润的。那精灵活跃起来，聚集起来，似飘逸如仙的雾。一颗颗亮晶晶的小珠在绿叶间跳动。林中的茶树透足了水的绿气，让它毫无顾虑地自由生长。它的存在又为其他的生命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尤其在这细雨蒙蒙的时刻，雨儿滋润着万物，林间所有的生命都在雨的精灵中，变得那么柔软和拥有那么多的情感，雨润万物，皆生灵性呐！

丰收在望，绿油油的茶树生机勃勃。我弯下腰，摘下两叶一心的茶叶，送进嘴里品味着。茶园是有声音的。听，清凌凌的山泉和鸟语是她的旋律，茶歌传递着她的妙音，茶香飘逸着她的灵魂，绿色是她永远不变的韵味……

一排排茶树，整整齐齐地排成队，微风拂过，摇曳着它那婀娜多姿的躯干。充满春意的山梁，花草种类是何其多呀，他们高矮不一，品种各异。它们不是固步自居，而是盘根错节，在同一个空间里，按自然规律吮吸着养分。这是一个多么和谐的世界，不分地位，不分种族，共同享受春意之美，共同享受生命之美，这，就是对生命最好的诠释。

雨后清晨的太阳，那么可爱地从东山升起来，阳光洒进了村子后的茶山坳。春茶萌动了，春意荡漾了，密匝匝的嫩绿飘香的茶芽儿，一夜就长起来了，就像故乡少女合拢的嘴，含风噙露，似乎隐隐潜藏着鼓鼓的心事。一垄一垄的茶树，柔媚地写着江南嫩绿的诗行。任风吹雨打被太阳晒久了皮肤裹住了强壮的筋骨，一年又一年，茶树依然屹立在那里，含笑注视投来的眼神。叶片摇动着采茶姑娘的情，使之萌动着心。这时娴静而略带诗意的采茶女翩然地如约而至了，成群结队，采茶女走向茶山摘茶，双手一左一右，一仰一起，双手像两只敏捷的小鸡，飞快地啄茶树上的嫩叶，看得让人眼花缭乱。指尖在枝杆间起落，犹如拨动嫩绿的琴弦，韵律荡漾在寂静的山坡和山冈，笑声传遍山野。

我在这“绿”的海洋里不停地穿梭。茶叶的尖尖的芽儿，多么嫩呀!细细长长的，顶端还有些含苞欲放的味道。从茶叶的头部掐尖摘下，这绿青得逼人的眼。隐隐的歌词，古老而悠扬，似乎极为遥远，但却又在邻近。

用竹背篓背回家的茶叶，经过细细的文火烘热，放进大木斗里，再由采茶女光着脚翻踩，直到踩得茶叶服服帖帖出汗为止，最后烘干贮藏。苏东坡有诗云：“从来佳茗似佳人。”不错的，故乡茶的采摘、烘焙、贮藏，其间要经过采茶女无数次的翻动和揉踩，是采茶女赋予了故乡茶碧绿盈翠的灵魂和恬静的味道。于是才有了关于煮茶的“诗卷茶灶”、品茶的“两腋生风”，才有了陆羽的《茶经》盛传不衰。

纪念馆馆长说泰顺人都十分喜欢饮茶，在当地更是把茶作为待客的最佳礼仪。泰顺有首民歌：“未曾提酒茶端来，未曾吃饭茶在先；茶叶虽小分量重，人情全在碗中。”客人来，泡茶是头等大事，可以不请客人喝酒、吃饭，但不能不请客人喝茶。

每年春天，每家都有当年的新茶。据说是要谷雨以前采来的嫩芽才好。采来后，细细地烘了，密密地封了，锁住那一丝香气。每次泡完茶，一定要细心地把茶叶袋扎紧，把茶叶罐封好，存放的地方也不能有任何有气味的东西，不然会“串味”，伤了茶叶的清香。

泰顺产茶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元代时期，先后被列为全国茶业百强县、眉茶出口基地县、“中国茶叶之乡”。泰顺茶叶畅销天津、上海、营口等地，远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清代，泰顺茶叶被列为贡茶，嘉庆十五年作为主要名茶，载入《中国名茶志》。

一株株茶树、一个个茶园，绘就了一幅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幸福画卷，也铺就了一条前景广阔的乡村振兴之路。是丰美的茶园为茶农们长出碧绿、长出希望、长出温饱、长出富足与小康。一棵植物，改变了一个地方、一群人，富足美好了这个世界。正是这些不涉喧嚣、宁静坚守的力量，创造了一棵植物的盛世传奇。

2023年，泰顺县茶园总面积达9.1万亩，茶叶总产量4200吨。茶产业已成为泰顺重要支柱产业和农民增收的主引擎。茶就这样伴随着泰顺的历史变迁、世事浮沉，如凤凰涅槃，历久弥芳，馨香四溢。